

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息发布,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的依据,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以免发生纠纷,涉及钱款更要谨慎处理,如发生任何纠纷,本报概不负责。

中缝广告诚招地区代理

吉林农村报

大安地区代理:王聪

13278177607

柳河地区

13844559606

省内其他地区

0431-80563797

时绕麦田求野荠

□ 华贞芝

打小,我便爱吃荠菜。像荠菜土豆丝汤、荠菜饺子、荠菜馄饨,都是我之所爱。因而挖荠菜自然成了我童年生活里的重要内容。直到去年,孩子上大学走了,周末终于有了时间,我才有机会挎上小篮子、拿上铲子,和朋友们一起去找寻那些遗落在时光里的宝贝。

那是一个靠近鸭绿江的小村屯,十几户人家散散落落的。天刚下过雨,那些嫩绿的小荠菜挤挤挨挨地铺了一地,张着小手迎着太阳。这是上了农家肥的野地,荠菜长得更加旺相。我们欢喜得大喊大叫,仿佛看见了经年的老朋友一般,全然不顾形象,蹲下来就挖。

太阳照着后背,暖融融的。江风温柔地吹着,带着些淡淡的水草味。田边的母牛和它的孩子静静咀嚼着,偶尔哞哞叫唤两声。多久没有感受这样的时光了?于我而言,至少30年了。30年的光阴真的不短,但30年又是倏忽而过。30年前,我扎着小羊角辫子,在岭后的小山村和小伙伴挖荠菜,我们像一群快乐的小蚂蚱。30年后,我在异乡的田野里,和我的同事挖荠菜。浮生若梦。但岁月没有改变荠菜,它们一直都在田野里,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那天,我们挖了三四个小时,大家满载而归,虽然累得腰酸背痛,但高兴不已,并相约周末再去。

鸭绿江边光照好,小荠菜渐渐茁壮,不似第一次看到时那么嫩了,随着当时庄稼的收割,它们也渐渐成熟起来,稳重多了。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秋风紧了,天气预报说,周末有霜。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怕那些小荠菜禁不住寒威。

周末,我们穿上了厚衣服,早早就出发了。天气有些冷,秋叶飘零,山风凌厉。

“八成是够呛了,茄子辣椒都被霜打了。”快到地方了,胜利嘟囔着,掩饰不住担心。

“去看看再说,就当出来玩了。”尹姐安慰着。

“兴许,我们的荠菜是打不死的‘小强’呢?”我说。

说着话,就到地方了。胜利腿长,几步就进了地里,看了会儿高兴地大喊:“还真别说,这家伙,还真是‘小强’!”我们也高兴地奔过去。

“哪有啊?”尹姐眼睛近视。

“你好好看看,还在,就是被霜打红了。”胜利说。果然,这荠菜经霜一打,颜色变了,像我们东北农民朴实的脸膛。而且,它们的叶子也不再向上招摇了,而是紧紧靠向地面,一如这收割后的大地。

我们最后一次去挖荠菜是即将下雪的那个周末。这一次,山野里更加萧索了。荠菜的叶子只剩下了菜心那一部分,眼神不好,找起来就有些费劲了。不过,找到后挖出来就会惊喜地发现,它们的根比以前粗壮了很多。虽然叶子少了,但是却比前几个星期分量重了。

“这时候的荠菜才好吃呢,甜!尤其是根,炖土豆、腌咸菜都甜丝丝儿的。别看它们经了霜,开水一焯,还是鲜绿的。”一个牵着牛的大嫂路过我们身边,热心地和我们说着那可爱的荠菜。

原来,荠菜一直在悄悄扎根,这是为了积蓄能量,好与即将到来的寒风和冰雪抗争。大自然优胜劣汰法则,让它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有了这样的生存智慧,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呢?任何生命都有它独特的魅力,都让人敬畏,即使它看起来卑微。

忽然觉得,荠菜的气质品格和东北人何其相似!能屈能伸,能吃苦可耐,淡薄自守,宠辱不惊。

第二年春天,荠菜又是和蒲公英一起,最早迎接春天,因而被李时珍称为清热明目、凉血降压、养肝去燥的“报春菜”。

农历三月,荠菜开花,四片小巧洁白的花瓣里藏着鹅黄的花蕊,一点都不含糊。小时候,我曾在一个荒坡看到一大片荠菜花,那简直是一片白色的花海!阳光下,春风里,天地间,每一朵荠菜花都尽情摇曳着、舒展着,仿佛那是它们在自己王国里举行的一次盛大舞会。它们就那么迎着阳光和风儿自己高兴着,不怨不馁,不浮不躁。为了繁衍生息,它们的花茎拔得很高。那些小种子借着春风,随处撒播,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土地贫瘠的就长得小点,土地肥沃的就长得大些。

“谁为茶苦?其甘如荠。”小小的荠菜,从《诗经》中一路翩翩走来,携着秦风国韵,听过上古寻常儿女的叹息,历过士大夫的超拔,一路踏歌前行。

鲁迅故里(组诗)

□ 张藩

仰望鲁迅

我站在鲁迅路一角
凝视墙壁上鲁迅巨幅画像
认真端详 细心揣摩
鲁迅手指夹烟的招牌动作
烟头的冥冥明明
都是思想的火焰

一个脚印漫没另一个脚印
鱼贯而入 鱼贯而出
他们和她们以及我
都拥挤城市路上
失去了辨别方向能力
即使无数次仰望鲁迅那面墙

过客

走进绍兴老街 触摸吴越文化
林林总总物件 或许叫不出名字
鲁迅笔下的“过客”
赫然成了一个门店的名字
已挂牌出租转让
奈何红尘滚滚
惟有执念不能勾销

叫天子

初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没看懂叫天子是鸟还是昆虫
即使在课堂上 老师也没有说明
当做大自然的领唱者
再读时明白了叫天子就是云雀
云雀就是叫天子 方言的魅力
不仅仅根须一方水土、地域
更像语言权力之眼 我说故我在

走进百草园 寻觅这自由的精灵
每一棵树冠 似乎都在袒露清白
叫天子没有发声欢呼
更没有一跃冲天渲染主题

草丛里 几只蚂蚱玩乐甚欢
蝉鸣粉饰整个夏季 秋天用来回忆
据说大先生鲁迅走后 那只叫天子
或曰那会歌唱云雀 追随而去

听雨

□ 孙金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在夜晚的烛光下,在窗前静静地坐下,听雨。

如果有一杯茶,一支笔,一些白净的纸张,就更好了!茶不要太酽,笔是旧的,纸张的边缘是柔和的,这样,简直就是佳境。

那雨声,绝妙若天外之音,它牵引着我的思绪,在烛光的焰火中舞蹈。往日的时光,恍如一个有灵性的音符,在我的头脑中跳跃。激昂时,有“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刚毅;婉转时,又有“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的柔和。这旋律,荡涤着我蒙尘的心灵,熨帖着我麻木的神经,让我生命的叶片脉络清晰,鲜翠欲滴;让我情感的花蕊含羞绽放,一吐芬芳;让我所有的微笑抑或眼泪,都如晴日的朝阳,清新得战栗;让我所有的渴望抑或梦想,都如风中的白云,飘逸得发狂。

淡淡的茶香涌进心肺,润滑着我已锈蚀的思想。笔迹像条纤绳,导引我的灵魂之船,涉过浅滩一样的感

伤。而那些纸张则是我思情的小舟,暂栖的海港。不要酽茶,是怕那苦涩的味道破坏了雨声对尘世的阻隔;不要新笔,是不想让红尘中汹涌的欲望之流引起我别的联想;不要硬挺的纸张,才不会让那锋利的边缘把我梦的羽翼划伤……

小时候,也常独自临窗,那时外面雨声的声响,让少不更事的我无法进入梦乡。在地里劳累了一天的家人的鼾声,和雨声混为一体,成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合唱。迷离的窗外,就有了许多梦中的童话和风筝七彩的翅膀。然而,闪电和雷声,常将这些都谱写成意外的乐章!

中学时的晚上,在教室的窗前,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旁边还有个我心仪的女同学,那个被我想象成了雨巷里撑着油纸伞,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只是,彼情彼景,我只能把这样的想象悄悄隐藏。看着她娴静如水,温柔端庄的模样,我怦然心动,心驰神往。

后来,我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流

浪。每当雨夜来临,我的心就在窗前默默地彷徨。感觉生命就像浮萍,在冰凉的雨中没有依傍。所幸,我还爱诗,是诗化解了流浪途中的雨雪风霜。让我在这暗黑的雨夜里,心里仍会升起信念的太阳!听雨,也就像在听亲人的深情叮嘱;听雨,也就像听往日学友道别时殷切的希望。夜雨中,仿佛可以看见父母妻儿微笑的脸庞;夜雨中,仿佛可以看见彩虹已然高挂在天边的远方。

听雨,那雨是落在我们的心上的啊!曾几何时,我们在尘世的路上走得实在匆忙,一个个目标等我们去奔波,无数的诱惑让我们去向,许多的暗礁等着我们提防。啊!听雨,错落落地在我们心中敲出诗般的风景;听雨,舒缓有致地对我们疲惫的人生再次启蒙。此时,你干涸的情感河床便又激流奔涌,爱的废墟里又有崭新的春芽再次萌生,你的个性重又激情飞跃,你的青春重又澎湃升腾,生命中重又盈满久违的感动……

黑土地